

大师经典

经典通读
第二辑

通俗阅读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第一哲学沉思集

推翻一切教条，重返灵魂深处



(法) 笛卡儿 著

官维明 编译

北京出版社


· 经典通读 ·
第二辑

第一哲学沉思集

Descartes

(法) 笛卡儿 著

官维明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哲学沉思集 / (法) 笛卡儿著; 宫维明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9

(经典通读)

ISBN 978 - 7 - 200 - 07308 - 9

I. 第… II. ①笛…②宫… III. 哲学理论—法国—近代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912 号

经典通读 第二辑

第一哲学沉思集

DIYIZHEXUE CHENSI JI

(法) 笛卡儿 著

宫维明 编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2 印张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08 - 9/G · 3715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63973790 010 - 58572393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美者有之——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典通读》丛书实现了“大师经典，通俗阅读”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并能坚持读完？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



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的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祯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如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四导师”，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该“让思想先行”。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

播中的壁垒——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100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而在全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当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20册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很多。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40册，涵盖的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探索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人人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

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替代”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的经典。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石岱峰

2008年9月

“我思故我在”

——《第一哲学沉思集》导读

笛卡儿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由于笛卡儿力图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传统决裂，使哲学获得新的开端，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者。《第一哲学沉思集》是笛卡儿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被看作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儿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力图使心灵摆脱感官，通过纯粹理智来获得确定的知识。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的命题出发，推出上帝的存在和外界物体的存在，重新建立起心灵、上帝和物体的观念的可靠性。笛卡儿在书中所阐发的天赋观念论、身心二元论、理智至上论以及他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追寻，直接引发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风潮，对后世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笛卡儿出生于法国都仑省拉爱城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是布勒丹省议院参议员，同时也是地方法院的法官。笛卡儿幼年体弱多病，但智力成熟较早，很早就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父亲见他颇有哲学家的气质，亲昵地称他为“小哲学家”。笛卡儿8岁时，被送到拉夫赖公学学习。这是欧洲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所贵族学校，实施耶稣会士的正规教育，传授各种古典学科，如希腊文、拉丁文、诗词、辩论术、历史学、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学



等。笛卡儿爱好广泛，他不但对学校传授的这些学科孜孜不倦地钻研，还广泛阅读课外的奇书、怪书，其中也包括一些宣传新思想的科学书籍，甚至禁书。这种广泛的阅读开阔了他的眼界，培养了他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1612年笛卡儿以优异成绩毕业，但他深感闭门读书无用，决心走出校门，不再死钻书本学问，而要向“世界这本大书”讨教，用自己的理性来解决科学问题。他对法学、医学、力学、数学、光学、气象学、天文学甚至音乐都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接触到了各方面的学者。1618年，笛卡儿离开法国到荷兰参加军队，充当文职人员，后来到巴伐利亚参加了日耳曼的军队。退伍后定居巴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世界》一书，该书引用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观点，讨论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但鉴于伽利略因为持太阳中心说而被罗马教廷审讯迫害的情况，他决定不予发表。1628年，他写成《指导心智的原则》，但生前并未发表。他日益感到在法国进行研究和著述易担受风险，同时又受到许多世俗交往的干扰，因此决定另寻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1629年，他迁居荷兰，在那里隐居了二十年，正是在这期间写下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

1637年，笛卡儿发表了用法文写成的第一部著作《谈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641年，他又用拉丁文发表了《第一哲学沉思集》（1647年的法文版改名为《形而上学的沉思》）。1644年，笛卡儿发表了的系统哲学著作——《哲学原理》。这部书是他的全部思想的总括，该书物理学部分的内容尤其丰富，而且后来发表的法文译本中又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可以说是笛卡儿哲学的最终定型。在这本书中，笛卡儿把人类全部知识比做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分门别类的各种科学。因此，他一反经院哲学的惯例，先讲形而上学。笛卡儿的最后一部著作《论灵魂的激情》发表于1649年，讨论心理学



问题，特别是身心关系问题。1649年，笛卡儿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请赴斯德哥尔摩讲授哲学，由于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患病，于1650年2月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正文包括一封给巴黎神学院的信、一篇内容摘要和六篇沉思。第一篇沉思提出普遍怀疑的重要性，认为“人们有理由怀疑一切，特别是物质性的东西”；第二篇说明思想者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第三篇进而证明上帝的存在；第四篇提出凡是理性清楚明白地理解到的都是真的以及错误的来源是什么；第五篇论述物质事物的本质是广延；第六篇讲物质事物的存在以及人的灵魂和形体的差别。这本书的正文很短，附录很长。笛卡儿写完原稿后，把手抄本分送给当时的思想家们征求意见，收到很多诘难；他把这些诘难加以整理，一一给予答辩，作为附录。第一组诘难是荷兰神学家卡特鲁斯提出的；第二组诘难是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意见；第三组诘难是唯物论者霍布斯提出的；第四组诘难来自神学家阿尔诺；第五组诘难来自原子论者伽森狄；第六组诘难是另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看法。这些文件是记录当时思想交锋的资料。

笛卡儿的探索之路是从怀疑开始的，“普遍怀疑”是他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开端。笛卡儿对原有的一切信念持普遍怀疑态度。他说，对过去信以为真的一切都可加以怀疑，对一切可疑的东西都可加以排斥。他怀疑一切旧哲学，怀疑感觉以及所感知的事物、身体四肢等等。甚至对他所心爱的数学、几何学，也可以怀疑。但是，笛卡儿声称，他不像否定人的认识能力、疑而不决、消极厌世的怀疑论者那样为怀疑而怀疑，他的怀疑目的



在于破除成见，去掉谬误，从而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找到牢固的根基。由此可见，笛卡儿的“普遍怀疑”包含破旧立新的积极意义。因为他的怀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用这个手段，反对经院哲学，寻求确实可靠的基础，以便建立新的哲学。

笛卡儿运用普遍怀疑这个手段，建立起他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条原理“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说：“我可以怀疑一切可疑的东西，我可以设想没有上帝、没有天地、没有物体，甚至自己也没有肉体等等。但是，在我怀疑一切东西的存在时，有一件事情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我在怀疑，即我在思想。而既然肯定我在思想，那么就必须肯定我是某种东西，是一个正在思想着的東西。这就是说，必须肯定我存在。因为如果肯定了某个人在思想，是一个在思想着的東西，可是又否认他的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是荒谬的。”笛卡儿由此得出结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可见，“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在普遍怀疑之后所得到的一个最为确实的命题，它是一个稳固的、不动的、全部知识大厦可以立于其上的阿基米德点，从它出发可以推论出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依赖于它，而它不依赖于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笛卡儿把它作为其哲学的第一原理进而推出他的整个形而上学。

尽管笛卡儿后来在附录的“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声明，“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不是推理，不是三段论式的，而是一个直觉或直观的认识，他企图以此维护他这一原理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的第一原理的地位，但由以上的简要概述可以看出，他的这个原理的提出毕竟有一个论述的过程。

笛卡儿接着论述了自我的本质是什么。笛卡儿根据对以上论述的分析指出，一方面，在否定了物体世界和感官之后，自我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停止思想，那么我就不存在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一个思想性的东西。自

我是心灵，是精神实体。另外，笛卡儿指出，既然在排斥了物质世界和身体感官之后，心灵依然存在，可见心灵是不依赖肉体的，是不与肉体同生灭的，同时他又看不到有别的原因会毁灭心灵，因而他断言说：心灵、灵魂是不死的。

以上就是笛卡儿关于自我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基本思想、基本原理。笛卡儿又从他的第一原理出发推导上帝的存在。他说：我在怀疑，但是怀疑不如认识那样完满，认识比起怀疑具有更大的完满性。那么，我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比我更完满的东西的观念呢？这个观念的这种完善性不能从我自身得来，因为“无中不能生有”，于是笛卡儿断言，它一定是来自在我之外的一个确实绝对完善的东西，是它把这个完满性的观念放进我内心。这个确实绝对完善的东西就是上帝。这个上帝不是骗子，他是绝对完善、全智全能的。他创造并且保存着我，给予我们永恒真理和认识能力，是我们认识可靠性的保证。笛卡儿的这种由上帝的概念出发，推论上帝存在的论证，实际上是中世纪安瑟伦本体论证明的翻版。

“既然上帝绝对不会骗我，我又从上帝那里接受过来某种判断能力使我不会弄错，但事实上我仍然常常犯错误，其原因何在？”笛卡儿紧接着就探讨真理与错误的问题。他认为：我之所以有时弄错是由于上帝赋予我去分辨真和假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我犯错误是因为我不完善、不完满，在行动中还存在着缺陷。我在进行判断时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理解的能力，一是意志的能力。我的领会、理解的功能范围是狭小的、有限的，而意志的功能范围是广阔的，甚至是无限的，既然意志比理智大得多，而我却没有把意志加以同样的限制，反而把它扩展到我所理解不了的东西上去，意志对于这些东西既是无所谓的，于是我就很容易陷入迷惘，并且把恶的当成善的，或者把假的当成真的，这就是我会弄错和犯罪的原因。因此，错误的原因在我而不



在上帝。

在“证明”上帝存在之后，笛卡儿开始依据上帝本性概念推论物质世界。他首先肯定自我心灵之中有物质观念，然后提出“心灵之外有没有物质对象存在”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而是上帝直接把一个物质观念呈现在我们心中，或者上帝间接地使别的精神实体把物质观念呈现给我们，那么上帝就会是一个骗子。可是上帝既然是最完满的，它不可能有骗人的缺点。由此笛卡儿得出结论：与我们的物质观念相应，一定有物质对象客观存在。

根据以上一番“推论”，笛卡儿得出三个实体概念，即心灵实体、物质实体和上帝实体。按照笛卡儿的定义，“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做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这就是说，实体是独立存在而不依赖别的事物的东西。根据他的实体定义，既然心灵和物质二者都是实体，因此二者都独立存在。心灵的根本特性是思维，物质的根本特性是广延。二者互不决定，互不派生，永远并列存在。这就是笛卡儿的典型的二元论观点。

二元论的最大困难在于它不能说明心灵和肉体相互一致和统一这个最明显的基本事实。为了摆脱这个困境，笛卡儿又承认心灵和肉体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媒介就是位于头脑中的松果腺。他认为，人的心灵暂时寄住在大脑的松果腺之中，当松果腺受到震动时，心灵本身所固有的知觉就呈现出来。笛卡儿的这个说法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科学依据，而且实际上这与他的二元论的观点是相矛盾的。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丝毫没有当时经院哲学的那

种烦琐、晦涩的表述，其思想和文字都异常清晰明白，并没有太多的阅读障碍，这与笛卡儿作为数学家的身份是相符的。数学知识是明晰而又确定的，其起点是一些自明的公理。笛卡儿深切地感到哲学也应该从一些简单明确的真理开始，一步步不容置疑地推论而达到比较复杂和更高层次的真理。对于当时刚刚从中世纪走出来的人们而言，这种推理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字清新简洁的风格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看，笛卡儿明确地把自我概念作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从自我出发推论出上帝的存在，继而根据上帝的存在推论出物质的存在。这一逻辑顺序使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使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即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哲学探讨的主题，这是近代哲学主题的重大转变，而笛卡儿是这个转向的肇始者。

同时，笛卡儿对自我和理性的强调有利于突破经院哲学对理性的禁锢，提高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过去，自我屈从上帝，理性屈从信仰，而在笛卡儿这里，认识的秩序正好发生逆转，哲学的探求不是先上帝而后自我，而是先自我而后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后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后信仰。笛卡儿所确立的这种自我的“主体性原则”，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以此为开端，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以理性为最高权威和主宰万物的无限力量，试图用理性、精神来克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精神与肉体的对立，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极大程度的高扬，从而也使近代西方哲学成为主体性哲学。

笛卡儿的“沉思”开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之先河，这种理性主义经过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发展，并经过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综合，到黑格尔那里达到顶峰。这个理性主义传统的哲学不仅具有笛卡儿哲学的那种反对古代权威和



诉诸精神自由、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基本气质，而且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基本哲学问题上都坚持基本相同的立场。

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对后世哲学有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它对近代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巨大贡献，还表现在它对 20 世纪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的重大影响。笛卡儿的“沉思”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普遍怀疑”的方法论方面。胡塞尔称笛卡儿的沉思是“整个近代哲学的现象学渴望”，笛卡儿是“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沉思给现象学以新的冲动”。胡塞尔特别欣赏笛卡儿的这个“动机”：无论是谁，只要他想成为一个哲学家，首先应该撤回到他的内在灵魂深处，并在内心推翻和重建迄今所接受的一切教条。笛卡儿通过近乎“疯狂”的普遍怀疑，把握住纯粹的直觉“我思故我在”，并在这种直觉知识的基础上经由一步一步的严格推理建立起普遍的知识体系。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通过普遍的“悬疑”，寻找到“思”的纯粹“意向性”，从而给知识体系寻得牢靠的基础。



《第一哲学沉思集》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内容庞杂，尤其是作为附录的诘难和答辩部分论证较为繁琐，普通读者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其精华思想，这也是我们编译《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初衷。当然，编译并非简单拼凑，我们在编译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在篇章结构上，尽量保持原著的基本结构。虽然译书的字数只及原著的三分之一，但绝对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

第二，在行文风格上，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编译者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描述原著中的话语。对于一些晦涩、专业性较强的术语，我们还专门作出注释。例如，对于原著中所提到的“四因说”等，编译者添加了简要的注释。

第三，在内容取舍上，我们争取突出一些对现实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而对一些非重点内容则简略带过。例如，对于不太重要的诂难部分，我们则省略了一些繁琐的论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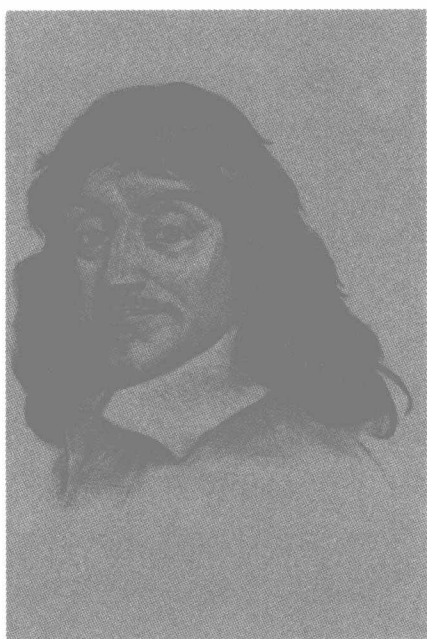
第四，在参考译本上，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编译的准确性，我们参考了 Mr. John Cottingham 的英文译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杨玉成



第一哲学沉思集



Descartes
笛卡儿